



通志堂集卷十二

經解序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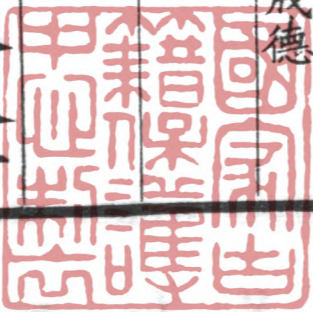
孫泰山春秋尊王發微序

納蘭

性德

容若

原德



宋晉州孫明復先生慶曆間隱居泰山學春秋著  
尊王發微十二篇以教授弟子范文正富文忠兩  
公言先生道德經術宜在朝廷召拜校書郎國子  
監直講後官至殿中丞而卒方先生卧病時天子  
從韓忠獻之言命其門人祖無擇就家錄其書藏

於秘閣案唐以前諸爲春秋說者多本三傳至陸  
淳始別出新義柳子厚所謂明章大中發露公器  
者也先生之書因淳意而多與先儒異故當時楊  
安國謂其說戾先儒而常秩亦言其失之刻石林  
葉氏謂其不達經例又不深禮學議者殊紛紜雖  
然羣言異同必質諸大儒而論定歐陽子言先生  
治春秋不惑傳註不爲曲說以亂經其言簡易於  
諸侯大夫功罪以考時之盛衰而推見王道之治  
亂得經之義爲多而朱子亦謂近時言春秋者如

陸淳孫明復推言治道凜凜可畏終是得聖人意  
繹二子之言以讀先生是書則春秋大義諸家所  
不及者先生獨得之又豈可以說之異同而妄議  
之也哉

### 春秋皇綱論序

宋藝文志春秋之書凡二百四十部二千七百九  
十九卷余所見者僅三十餘部爲卷數百王哲皇  
綱論其一也哲不知何如人自稱爲太原王哲陳  
直齋書錄解題亦但言其官太常博士至和間人

而已不能詳其生平也直齋解題於著書之人往  
往舉其立身大槩使後世讀其書者雖不獲親見  
其人猶稍稍得其本末以爲論世知人之據乃於  
哲獨否豈其人在直齋當時已不可得而論定邪  
然直齋所錄皇綱論外尚有明例隲括圖又云館  
閣目有通義十二卷而王伯厚又云通義之外別  
有異義十二卷通義據三傳註疏及啖趙之學其  
說通者附經文之下缺者以己意釋之則哲所著  
二義者正其解經之本書茲論則總括立言大旨

以成編者也論特弘偉卓犖則二義亦必有足觀  
惜乎不得而見也嗟乎古人辛勤著書將以求知  
於後世而世顧不得而知之即其書幸而傳矣又  
不能盡傳也豈不重可歎也歟論凡五卷二十有  
三篇

劉公是春秋序

石林葉氏謂慶曆間歐陽文忠公以文章擅天下  
世莫敢抗衡劉原父雖出其後以通經博學自許  
文忠亦以是推之作五代史新唐書凡例多問春

秋於原父又曰原父爲春秋知經而不廢傳亦不盡泥傳據義攷例以折衷之經傳更相發明雖間有未然而淵源已正今學者治經不精而蘇孫之學近而易明故皆信之而劉以難入或詆以爲用意太過出於穿鑿彼蓋不知經無怪其然也石林所謂蘇孫蓋指子由莘老也晁公武謂劉氏傳如桓無王季友卒胥命用郊之類皆古人所未言諸公之推伏原父者若此今觀權衡之作折衷三家傍引曲證以析經義真有權之無失輕重衡之得

其平者傳十五卷集衆說而斷以己見文類公穀獨意林一編元吳萊謂多遺缺疑未脫藁之書然究而論之皆經學名書也宋四明史有之刊權衡意林於清江其本猶有傳者傳則出於錄本人或以爲非真觀其文義與二書合疑非贗鼎故并刊之以傳示學者

龍學孫公春秋經解序

宋熙寧以前荆舒未用春秋猶立於學官以是經名者有兩孫先生一爲泰山孫明復一爲甌社孫

莘老兩人俱有著書傳世明復以師道與胡安定  
并稱石介輩至尊之如孔子然石林葉氏謂其書  
不盡達于經例又不深禮學故其言多自牴牾有  
甚害於經者莘老則早從安定遊有聲經社中患  
諸儒解經之鑿蠹蝕遺經乃摭其所得而為之解  
謂穀梁最饒精義故多從之而參以左氏公羊及  
漢唐諸家之說義有未安則補以所聞于安定者  
晁公武稱其論議精嚴良然也王介甫甚其不能  
勝之也因舉聖人筆削之經而廢之且為斷爛朝

報其始不過伎刻而終於無忌憚若此龜山乃言  
當時三傳異同無所是正於他經為難知故不列  
于學官非廢而不用殆曲護之而為是言歟是書  
宋南渡已不常見故海陵周之麟有學士大夫罕  
知之歎至紹熙癸丑陽羨邵輯始得之而刊于覽  
社其後慶元乙卯樵李張禎嘉定丙子新安汪綱  
皆增為序跋三君皆官于其地爭與表章先賢經  
術可謂知所先務矣先生別有春秋經社六卷晁  
氏言其亦本啖趙凡四十門惜乎不可復得而並

行于世也

涪陵崔氏春秋本例序

以例說春秋著於錄者鄭衆劉寔之牒例何休之  
謚例穎容杜預之釋例荀爽劉陶崔靈恩之條例  
方範之經例范甯之傳例吳略之詭例劉獻之之  
略例韓滉陸希聲胡安國之通例啖助丁嗣之統  
例陸淳之纂例韋表微成元孫明復葉夢得吳澂  
之總例李瑾之凡例劉敞之說例馮正符之志例  
劉熙之演例趙瞻之義例張思伯之刊例王皙之

明例陳德寧之新例王炫之門例李氏之異同例  
程迥之顯微例石公孺之類例家鉉翁之序例而  
梁之簡文帝齊晉安王子懋皆有例苑刁氏有例  
序張大亨有例宗杜氏之言曰爲例之情有五推  
此以尋經傳王道之正人倫之紀備矣而說公羊  
者則有五始三科九旨七等六輔二類七缺之義  
毋乃過於紛綸與涪陵崔彥直嘗與蘇黃諸君子  
遊知滁州日曾子開曾爲作記刻石醉翁亭側其  
說春秋有經解十二卷本例二十卷建炎中江端

友請下湖州取彥直所著春秋傳藏秘書省於是其孫若上之於朝今其經解不可得見而本例獨存其說以爲聖人之書編年以爲體舉時以爲名著日月以爲例春秋固有例也而日月之例蓋其本乃列一十六門而皆以日月時例之其義約而該其辭簡而要可謂善學春秋者也題曰西疇居士者殆書成於晚年罷官之日與

春秋經筵序

春秋之傳五鄒氏無師夾氏未有書列於學官者

三爲漢志二十三家隋志九十七部唐志六十六家未有舍三傳而別自爲傳者自啖助趙匡稍先去取折衷至宋諸儒各自爲傳或不取傳註專以經解經或以傳爲案以經爲斷或以傳有乖謬則棄而信經往往用意太過不能得是非之公嗚呼聖人之志不明於後世久矣蓋嘗讀黃氏日鈔見所采木訥趙氏之說恒有契於心焉旣得經筵定本乃鏤版傳之善哉木訥子之言乎善學春秋者當先平吾心以經明經而無惑於異端則褻貶自



見蓋春秋公天下之書學者當以公天下之心求之斯言也庶幾得是非之公而聖人之志可以勿晦焉已

葉石林春秋傳序

宋吳郡葉少蘊當紹興中著春秋傳考讞三書凡七十卷又爲指要總例二卷例論五十九篇開熙中公孫筠守延平刊於郡齋歷世既久其書不可盡見所見者傳二十卷而已少蘊之言曰春秋非爲當世而作爲天下後世而作也後世言春秋者

不外三家左氏傳事不傳義是以詳於史而事未必實以其不知經也公穀傳義不傳事是以詳於經而義未必當以其不知史也乃酌三家求史與經其不得於事者則考於義不得於義者則考於事更相發明以作是傳辯定考究最稱精詳直齋陳振孫言其學視諸儒爲精則是書豈非有志春秋者所當研究者歟其爲讞也即啖趙辯疑劉氏權衡而正其誤補其疏略自序春秋考曰自吾所爲讞推之知吾之所正爲不妄也而後可以觀吾

考自其考推之知吾之所擇爲不誣也而後可以  
觀吾傳是三書者闕一則無以見少蘊之用心而  
惜乎今之不得見其全也雖然即傳所取之義以  
求其所舍擇縱全書未能盡窺亦可得其大槩矣  
況四海之大好事之儒藏書之老寧無秘而傳之  
者安知不因是書之行而亟出歟少蘊名夢得官  
至參知政事生平具見宋史居吳興弁山爲園亭  
奇石森列故用楚詞天問語自號云

清江張氏春秋集注序

清江張元德游朱子之門爲白鹿書院長終著作  
佐郎迨除直寶章閣而元德已歿矣其於春秋有  
集傳集注地理沿革表三書端平中進于朝宣付  
秘閣朱子嘗報元德書矣曰春秋某所未學不敢  
強爲之說而於尚書則謂有老師宿儒所未曉者  
夫學至朱子智足以知聖人矣而於尚書春秋無  
傳非不暇爲亦慎之至也明洪武初頒五經四書  
于學官傳注多宗朱子惟易則兼用程朱傳義春  
秋則胡氏傳張氏注並存久之習易者舍程傳而

專宗朱子習春秋者胡傳單行而集注流傳日鮮矣余誦其書集諸家之長而折衷歸於至當無胡氏牽合之弊允宜頒之學官者也昔明太祖不主蔡仲默七政左旋之說乃命學士劉三吾率儒臣二十六人更定書傳曰書傳會選今其書漸廢而仍行蔡傳顧元德是書昔之所頒行者反不得與蔡氏並書之取舍興廢蓋亦有幸不幸焉可感也已

春秋五論序

春秋論五篇共一卷一曰論夫子作春秋二曰辯日月褒貶之例三曰特筆四曰論三傳所長所短五曰世變宋吏部侍郎知興化軍武榮呂大圭圭叔所著也五論閎肆而嚴正春秋大旨具是矣圭叔登淳祐七年進士授潮州教授改贛州提舉司幹官秩滿調袁州福州通判陞朝散大夫行尚書吏部員外郎兼國子編修實錄檢討官兼崇政殿說書出知興化軍常以俸錢代中下戶輸稅德祐初元轉知漳州軍節制左翼屯戍軍馬未行屬元

兵至汧海都制置蒲壽庚舉全州降令圭叔署降  
箋圭叔不肯將殺之會圭叔門弟子有爲管軍總  
管者掖之出圭叔變服遁島上壽庚將逼以官遣  
追之問其姓名不荅被害先是圭叔緘其著書於  
一室至是燬焉五論與讀易管見論語孟子解以  
傳在學者得存然管見諸書皆不可見見者又僅  
此而已惜哉圭叔少嗜學師事鄉先生潛軒王昭  
昭爲北溪陳淳弟子淳受業晦菴稱高足淵源之  
來人稱溫陵截派嗚呼當時詆訛道學者往往謂

其迂踈無濟然宋社旣屋人爭北向圭叔獨不爲  
詭隨甘走海島不憚以身膏斧鉞大節何凜凜也  
以是觀之道學又何負於人國乎良可嘆也矣武  
榮卽今泉郡之南安縣唐嗣聖中嘗以縣爲武榮  
州故名圭叔居縣之樸兜鄉大豐山下學者因號  
爲樸鄉先生

春秋經傳類對賦題辭

春秋其事二百四十年其文一萬八千言爾視諸  
經爲最簡左氏作傳而事與文詳矣學者不能殫

記也宋皇祐中徐秘書以韻語包括之計一萬五千言而其義大備記曰屬辭比事春秋教也屬辭比事而不亂則深於春秋者也誦秘書之賦其比事之切非深於春秋者能然歟春秋賦見宋藝文志有崔昇裴光輔尹玉羽李象諸家而晁氏讀書志又有楊筠分門屬類賦十篇獨不載是書朱氏授經圖焦氏國史經籍志亦無之則諸君子皆未之見者古人之書往往不盡傳於後世或并其姓氏失之若秘書賦寥寥數簡以藏書家所未及見

者幸得傳於今日此予所爲輒然而喜也

程積齋春秋序

元四明程積齋先生嘗慨春秋在諸經中獨未有歸一之說徧索前代說春秋者凡百三十家沈潛紬繹者二十餘年著春秋本義三十卷三傳辯疑二十卷或問十卷經筵申請下有司鈐板於集慶路儒學南海黃佐南雍志錄其書而別有綱領一卷明著書大義大旨以程朱二氏之論攷正三傳及胡氏之得失作本義以發聖人之經旨辯疑以

訂三傳之疑似或問以按諸儒之異同其書世有傳本然余所見則本義或問而已辯疑缺佚不完今刻二書而辯疑姑俟焉始四明之學多宗象山惟黃震史蒙卿實爲朱子之學先生與其兄畏齋師事蒙卿盡得朱子明體達用之指二難自爲師友方嚴剛正時人以二程目之畏齋發明朱子讀書之法作讀書工程國子監嘗取其書頒示按官以式學者先生爲是書一本伊川晦菴之意遍覽傳說折衷同異歐陽圭齋言其精神心術萃在是

書朝夕改訂寢食爲廢蓋二先生學本紫陽故其道問學之功精專若是也先生名端學字時叔舉進士第二人爲國子助教改翰林國史院編修官出爲筠州幕有循良稱畏齋名端禮字敬叔以薦爲台州路儒學教授元史有傳今著其略俾讀是書者有以論其世焉

趙氏春秋集傳序

東山趙子常先生元季師事九江黃楚望傳春秋之學著屬辭補註師說三書爲三傳之學者尊稱

之先生復有集傳十五卷則先屬辭而成者自序  
言策書之例十有五而筆削之義有八迨後屬辭  
成以集傳義例微有未合更須討論至正壬寅先  
生再著其書至昭公二十七年以病輟筆門人倪  
尚誼援先生之義續成之即今書也先生常謂屬  
辭特推筆削之權而集傳大明經世之志必二書  
相表裏而後春秋之旨方完則是書宜與屬辭并  
行也明矣予得千頃堂藏本因論次焉竊觀宋元  
之際新安沐浴紫陽之澤老師宿儒多出其間若

雲峰雙湖兩胡氏定宇陳氏仲弘倪氏見心程氏  
皆能著書推明朱子之學其與先生同時又有環  
谷蓉峰兩汪氏風林朱氏與先生輔翊開代脩明  
禮樂爲世儒宗其纂輯羣言羽翼往說如環谷之  
纂疏者亦有其人然未有迴然特出能得知我罪  
我之義如先生者先生蚤見楚望即告以窮經之  
要在乎致思於是深悟夫魯史有一定之書法聖  
經有筆削之大旨魯史亡而聖人所書遂莫能辨  
獨幸左氏傳尚存遺法杜預注左於史例推之頗

詳公穀二氏多舉書不書見義其後止齋陳氏因公穀所舉之書法以考正左傳筆削大義最爲有徵故先生爲集傳本之二家而兼采衆說要使學者即策書之例以求筆削之旨則知聖經不可以虛詞立異破碎牽合以爲說而後聖人之經明矣故朱風林一見其書輒曰前無古人其推服之如此豈同時諸儒所可及哉先生卒後門人輯成藏弄故人不見嘉靖中東阿劉隅始得其書于先生鄉人汪元錫而屬教諭夏鏗傳之噫後之學者知

三傳之不可廢不僅抱遺經以究終始者豈必賴是書也夫

清全齋讀春秋編序

宋元之際吳中多老師宿儒若俞石澗琰陳清全深俞邦亮元燮湯思言彌昌王子英元杰皆精究羣經咸有撰著石澗之大易會通至一百三十卷又爲集說十卷而他如經傳考證讀易須知卦爻象占分類不與焉清全于易于詩于春秋皆有編自宋社旣屋即謝去舉業沈潛問學淹貫遺經閉



門教授鄭元祐稱其年登耄耆生識先輩著書立  
言咸造底蘊良有然矣讀春秋編十二卷原本左  
胡采撫諸說深有益于學者偶獲元槧本爲加校  
勘而屬之梓先生字子微世爲吳人元天曆間奎  
章閣臣以能書薦匿不肯出別號寧極所著詩文  
名寧極齋稿子直字叔方有孝行能繼父業以慎  
獨名其齋蓋父子皆吳隱君子也

張翠屏春秋春王正月考序

春秋紀事之書也紀事者必有歲時月日此經所

以有春王正月之筆也春者周之春正月者周之  
子月此魯史冊書之舊也曰春王正月者吾夫子  
之特筆也後世不知冊書之義於是有夏時冠周  
月之說而夫子從周之志荒矣翠屏張志道先生  
始采撫羣書以考訂之本之以語孟之言而歸宿  
于紫陽晚年之定論別引三傳與他經及史傳以  
證之其說之龐者則爲辯疑以折其誤凡爲書二  
卷嗟乎六經之旨未易窺也學者治經必先知其  
大者則其餘可得而通矣易乾之四德詩二南之

關雎書之二典春秋之春王正月皆經旨之大者  
於此無定論焉則微言精意將有不能究者矣先  
生是書剖析精當於開章之大義井如學者誠有  
得於此則於全經之旨不有如振裘而挈領者哉  
先生舉元泰定丁卯進士累官翰林侍講學士入  
明仍故官洪武二年奉使冊封安南國王是書安  
南寓舍所著書成而卒宣德中先生嗣孫隆始取  
手澤而梓之

春秋集傳釋義大成序

春秋之義明而傳之真偽自辯春秋何義乎尊周  
明法黜霸崇王彰善代惡而已王者之治天下先  
之以教化繼之以法令申之以賞罰三者行則王  
政舉人心正而春秋可以不作周之東也教化既  
衰法令賞罰不行于天下於是諸侯併吞仁義道  
息不有聖人出而正之則乾坤不幾息乎故曰迹  
息詩亡然後春秋作又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  
此春秋之義也夫舉其綱而未及其目斷其義而  
未詳其案三傳之作可少哉乃有傳而事之湮沒

者雖少義之隱晦者滋多蓋以傳聞異辭各以意見爲言而理有未合漢儒又各執一家之說以相傳習遂使後世因傳以誤經覺經之立法多不明賞罰多不當而尊王立教之本義亦遂失矣程子曰讀春秋者當以傳考經之事迹以經別傳之真僞朱子曰孔子非有意以一字爲褒貶但直書其事而善惡瞭然元新安俞氏著春秋集傳釋義一以程朱爲斷參以啖趙諸家而折衷以己意於是經義明而傳之真僞是非判如黑白噫漢唐諸儒

但知釋傳不知明經胡氏雖明經義而時事激發又多附會較之程朱無事穿鑿而自得聖人之意者大有逕庭俞氏之書出可以救胡氏之偏而發程朱所未盡二百四十二年之間其治亂興衰之故仁義詐力之異賢不肖之用舍行政出令之得失足爲人鑒戒者何可勝數特經義不明而學術之害有不可勝言者夫以聖人垂訓之經反致有貽誤後學之弊此俞氏之書所以不可不亟爲表彰於天下也

河南聶氏三禮圖序

九經禮居其三其文繁其器博其制度今古殊學者求其辭不得必爲圖以象之而其義始顯即書以求之不若索象於圖之易也禮之有圖自鄭康成始而漢侍中阮湛受禮於綦母君取其說爲圖又有梁正夏侯伏明張鎰三家而今皆無傳矣周世宗釐正典禮洛陽聶崇義以國子司業兼太常博士凡山陵禘祫郊廟器玉之制度悉從其討論乃考正三禮舊圖績素而申釋之篇敘其凡叅以

古今沿革之說至宋建隆三年表上於朝詔太子詹事尹拙集儒學之士重加叅議拙所駁正崇義復引經釋之當書成時太祖嘉其刊正疑譌旣被紫綬犀帶白金繒帛之賜頒其書學宮又以其圖繪國子監宣聖殿後北軒之壁逮至道初舊壁頽落命易以版改作於論堂之上咸平中天子幸學親覽觀焉宋史列諸儒林之首可謂極儒生稽古之榮矣其後陸佃撰禮象陳祥道作太常禮書正聶氏之失而補其闕於是賈安宅王普交言崇義

未嘗親見古器出於臆度有詔毀學宮舊畫兩壁  
圖然繹竇學士儼序聶氏書稱其博采舊圖凡得  
六本則實原於梁鄭阮張夏侯諸家之言而非出  
於臆說禮圖之近乎古者莫是書若也惟是尹拙  
依舊圖畫金聶氏去金畫鏤兩人異同當日下中  
書省集議張昭謂金不可去而周官儀禮皆有鏤  
因請兩存之圖鏤于鼎下而今流傳雕本有金無  
鏤則有不可解者請以質深思博學之君子

衛氏禮記集說序

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五傳而得戴德戴聖德因  
河間獻王所得記百三十一篇及明堂陰陽記三  
十三篇刪其繁重爲八十五篇號大戴禮記聖復  
刪次德書爲四十六篇號小戴禮記其後馬融傳  
小戴之學增八月今明堂位樂記三篇合四十九  
篇今列在學官者是鄭注孔疏而外宋之李格非  
呂大臨陸佃馬希孟方慤皆有解世不盡傳宋昆  
山衛湜集諸家解爲說百六十卷各著其姓氏理  
宗寶慶二年表上於朝得寓直中祕蓋嘉其用心

之勤也嘗慨是經雖列學官而士子所習惟元東  
滙陳澔之集說與永樂時所輯大全而已澔書陋  
略不足觀大全主澔而無所闡發又成於胡廣輩  
之手其與易春秋諸經之勦襲先儒成書者等耳  
正叔網羅採輯無所不周即他書雜錄有所論及  
亦摭入之使先王立綱陳紀之道爲經爲曲之詳  
燦然明著豈非是經之大全也歟是書鈔帙頗有  
缺軼然不礙其可傳因從東海夫子請歸校而授  
梓焉澁字正叔衛文節公涇弟累官朝散大夫知

袁州學者稱櫟齋先生兄弟三世同居理宗名其  
堂曰友順實夫子邑先正也

東巖周禮訂義序

東巖周禮訂義八十卷載宋史藝文志宋之羣儒  
經義最富獨詮解周禮者寡見於志者僅二十有  
二家而已蓋自王安石當國變常平爲青苗藉口  
周官泉府之遺作新經義以所創新法盡傳著之  
又廢春秋不立學官於是與王氏異者多說春秋  
而罷言周禮若潁濱蘇氏五峰胡氏殆攻王氏而

并及于周禮者與昔之言周禮者鄭康成信爲周公致太平之迹陸陞謂爲羣經源本王仲淹美其經制大備朱子亦稱其廣大精密非聖人不能作則爲先秦古書無可疑焉者東巖之說謂周公將整齊六典以爲宅洛計不幸歿而成王不果遷規模不獲究其說本鄭氏注而暢發之至云冬官未嘗亡錯見於五官中則與臨川俞壽翁合其編集諸家之說宋儒自劉仲原父以下凡四十五家可謂詳且博矣東巖姓王氏名與之字次點樂清人

從松溪陳氏學傳六典要旨其書淳祐初郡守趙汝騰進於朝付祕書省特補一官授賓州文學終通判泗州卒年九十有七

### 儀禮集說序

魯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即今儀禮也生之傳既不存而王肅袁準孔倫陳銓蔡超宗田僧紹諸家注亦未流傳於世今自注疏而外他無聞焉豈非昌黎所言文旣竒奧且泐襲不同復之無由學者不好故亦不之傳說邪夫亦周公之著作三代之

儀文學者有志稽古禮文之事乃以其詞之難習  
遂無以通其義非有志於學者之所爲也元大德  
中長樂敖繼公以康成舊注疵多醇少輒爲刪定  
取賈疏及先儒之說補其闕又未足則附以己見  
名曰集說蓋不以其艱詞奧義自委者已宋相馬  
廷鸞生五十八年始讀儀禮稱其竒詞奧旨中有  
精義妙道焉纖悉曲折中有明辨等級焉觀於繼  
公是書不信然歟繼公字君善閩人而家於吳興  
居小樓日從事經史吳士多從之游趙孟頫其弟

子也以江浙平章高彥敬薦爲信州教授

永嘉蔡氏論語集說序

論語集說二十卷宋朝散郎試太府卿兼樞密副  
都承旨永嘉蔡節編淳祐五年表進於朝今作十  
卷蓋當日刊於湖潁本已然也是書宋藝文志不  
載諸家藏書目俱未收予乃購得之幸矣永嘉自  
伊洛諸儒未作王景山出發明經蘊述儒志一編  
其後則有劉安節元承鮑若雨商霖謝天申用休  
潘旻子文周行己恭叔陳經正貴一暨弟經邦貴



敘其姓名皆入伊洛淵源錄中而著羣經說者若  
陳鵬飛少南薛季宣士龍張淳忠甫葉適正則戴  
溪肖望陳傅良君舉葉味道知道錢文子文季黃  
仲炎若晦湯建達可陳埴潛室王與之次點皆有  
成書著錄諺曰溫居瀛壖理學之淵不信然與顧  
諸君子之書或存或亡不可盡得予序蔡氏集說  
而附及之蓋將以求所未見焉

建安蔡氏孟子集疏序

牧堂老人蔡發仲與朱子稱其教子不於利祿而

開之以聖賢之學非世人所及其子元定季通孫  
淵伯靜沉仲默曾孫模仲覺抗仲節皆隱居著書  
既而仲覺任建安書院席長以謝方叔湯恢薦補  
廸功郎添差本州教授而仲節旋中進士爲諸王  
教授累遷端明殿學士叅知政事蔡氏撰述季通  
律呂新書仲默書傳最著而伯靜易訓解鄱陽董  
氏載入諸儒沿革中仲覺則有易傳集解大學衍  
論語孟子集疏河洛探蹟續近思錄諸書予所見  
者僅孟子集疏十四卷而已仲節爲之後序稱其

叅或問以見同異采集義以備闕遺洵有功于集注者矣仲覺被薦嘗疏言敬義爲萬世帝王心學之本而大雅价人維藩六語爲國家守邦要道又請以白鹿洞學規頌諸天下蓋無愧牧堂老人之教而其家學誠非世人所能幾及也

經解書後

附

書成氏毛詩指說後

右毛詩指說四篇一興述二解說三傳受四文體合爲一卷唐成伯瑜撰後有建安熊子復跋尾蓋

乾道中嘗刊于京口者唐以詩取士而三百篇者詩之源也宜一代論說之多乃見於藝文志者自毛詩正義而外惟成氏二書及許叔牙纂義而已成氏斷章二卷許氏纂義十卷今俱無存惟是編在耳不可不廣其傳也

書張文潛詩說後

文潛詩說一卷雜論雅頌之旨僅十二條已載宛丘集中後人鈔出別行者觀所論土宇版章一則其有感於熙寧開邊斥境之舉而爲之也歟宛丘

集今不甚傳此亦經學一種因校而梓之

通志堂集卷十二

通志堂集卷十三

序

名家絕句鈔序

納蘭

性德

容若

原名成德

夫園流千頃雞犀劃而中分靈岳三成負屨開而  
獨擘吳淞之水并剪雙裁崑岫之瑤昆刀縷切隻  
鞞濺楊家之淚自爾温磨半鬢窺徐后之妝居然  
掠削團圞三五乍看新月宜人爛熳千行時或殘  
英照眼靡不寶文鯨之單翼珍赤鯉之片鱗物既

有之並以偏隅擅勝文亦宜爾自應斷句專長也  
然則陽春涿水締構差同子夜前溪體裁相類較  
之易水兩言之製大風三疊之章機上盤中迴旋  
隱互焦卿秦女颯沓縱橫似猶鳧鶴之異短長不  
啻馬牛之殊逆順而乃同收樂府狎處詞壇涇渭  
可以不分涪漢於焉相混蓋古人言以足志聲律  
不以爲程情見乎辭字句非其所限流泉鳴咽行  
止隨時天籟噫噓洪纖應節無律體之可稱何絕  
句之能準乎自夫沈宋連鑣斲雕破樸高岑繼軌

毀瓦爲方則有沈香傾妃子之杯畫屏下女伶之  
拜仲初新體並詠宮中少伯悲吟都由塞上柘枝  
蠻舞鼓腰魂斷流官楊柳妍詞笏面神飛節使惱  
鄜州之從事何物紅兒悲蜀國之夫人當年白帝  
固不獨義山詠史諷託情深抑豈惟杜牧閒愁風  
流調逸邇來作者代不乏人始則蒐討於洪公繼  
復校讎於趙氏觀斯止矣可略言焉獨有明起元  
宋之衰 昭代際唐虞之盛洪河岱岳旣瀕洞而  
驚神拳石偃松亦留連而動目短章片什可喜可

觀至乃鶴裘客婦裂長笛於五湖烏犍伴狂塾角  
中於三泖四傑之爭芳蘭蕙月死珠傷七子之互  
有薰蕕水清石見謝山人鄴下琵琶徐博士揚州  
烟月崑崙兀鼻不減白蓑青笠之游蒙叟幽憂可  
憐紅豆碧梧之句堯峰山麓蹋歌舊有汪倫歷下  
亭隅觴詠夙推王令並可以發揮雅頌領袖風騷  
迷穀之華四照煒煒欲浮版桐之圃九層嶢嶢直  
上顧以簡編雜沓載重牛腰後學模糊情驚鼠嚇  
於是杜陵蔣詡宣虎埽徑餘閒吳郡顧榮茂倫揮扇多

暇適逢吳札乍返延州

漢槎

遂相與研露晨書然糠

暝寫擷兩朝之芳潤掇數氏之菁英凡若干篇都  
爲一集按新詞於菊部磊磊敲珠奏麗曲於芍闌  
聲聲戛玉若彼文犀翠羽揀自金盤因而合組纂  
綦織成璇錦藏之祕帳頓令更得異書懸彼國門  
定是難增一字某技媿雕蟲識慙窺豹入賈胡之  
肆目炫琳琅游廣樂之庭夢迷閭闔驚看妙選懸  
冰鑑而呈形快覩雅裁銜燭陰而照夜自此南山  
望雪何妨意盡終篇抑令東海熬波不憚應聲成

韻循環在手似獲靈珠吟諷忘疲如探束錦爰題  
簡首載以蕪詞擬玄晏先生之筆非所敢居誦昭  
明太子之編實緣多幸爾

涿水亭讌集詩序

清川華薄恒寄興於名流綵筆瑤箋每留情於勝  
賞是以莊周曠達多濠濮之寓言宋玉風流遊江  
湘而託諷文選樓中攬秀無非鮑謝珠璣孝王園  
內搴芳悉屬鄒枚黼黻予家象近魁三天臨尺五  
牆依繡堞雲影周遭門俯銀塘烟波滉漾蛟潭霧

盡晴分太液池光鶴渚秋清翠寫景山峰色雲興  
霞蔚芙蓉映碧葉田田鴈宿鳧栖秔稻動香風冉  
冉設有乘槎使至還同河漢之臯儻聞鼓柁歌來  
便是滄浪之澳若使坐對亭前涿水俱生泛宅之  
思閒觀檻外清漣自動浮家之想何況僕本恨人  
我心匪石者乎間嘗縱覽芸編每歎石家庭樹不  
見珊瑚趙氏樓臺難尋玳瑁又疑此地田栽白璧  
何以人稱擊筑之鄉臺起黃金奚爲盡說悲歌之  
地偶聽玉泉嗚咽非無舊日之聲時看妝閣淒涼

不似當年之色此浮生若夢昔賢於以興懷勝地  
不常曩哲因而增感王將軍蘭亭脩禊悲陳迹於  
俯仰今古同情李供奉瓊筵坐花慨過客之光陰  
後先一轍但逢有酒開尊何須北海偶遇良辰雅  
集即是西園矣且今日芝蘭滿座客盡凌雲竹葉  
飛觴才皆夢雨當爲刻燭請各賦詩寧拘五字七  
言不論長篇短製無取鋪張學海所期抒寫性情  
云爾

賀人婚序

橋填烏鵲停梭傳天上雙星門列鴛鴦挾瑟豔人  
間三婦熒熒碧月玉鏡臨臺擾擾綠雲珠簾動幌  
譜秦簫於嶺上豈有他歟解鄭珮於江臯方斯盛  
矣東家某子芙蓉秋藻楊柳春姿臨琪樹於崔生  
照玉山於裴叔紀瑜逸藻青鏤投懷江令高情綵  
毫入夢才擅枯珠之岸綠成種玉之田青鎖窺窗  
香染尚書之宅紅綃繫幔絲牽宰相之樓覓杵白  
於玄霜得靈犀於綵翼於是雀屏夜啓鴛帳晨開  
旭日初升方當眞贄曉霞未爛早賦催妝爭紫潘

岳之車輕颺弱袂顧盼王濛之鏡重整新冠百子  
催鋪七香待駕路焚石葉攜來紅淚之壺臺照環  
榴看挂火齊之釧流蘇四角垂錦帶於中心羅繡  
雙纏繫朱絲於上腕正安抹額反插搔頭繁休伯  
之定情相於永結賈公閭之聯句歎息應知莞蕩  
橫陳麗三星於洞戶葳蕤淺閉對滿月於高樓況  
復七日初還五雲方現紋添弱線可知緣結今生漏  
永銀壺幸值籌長此夜鳳皇應律自識陽迴鶡旦  
銷聲無憂天曙僕燕賀未能鳳占有慶美人公子

寧代董生却扇之詞名士傾城庶同曹植感婚之  
賦聊疏短引用佐美談云爾

記

石鼓記

予每過成均徘徊石鼓間輒竦然起敬曰此三代  
法物之僅存者遠方儒生或未多見身在輦轂時  
時摩挲其下豈非至幸惜其至唐始顯而遂致疑  
議之紛紛也元和志云石鼓在鳳翔府天興縣南  
二十里其數盈十蓋紀周宣王田于岐陽之事而



字用大篆則史籀之所爲作也自正觀中蘇勉始誌其事而虞永興褚河南歐陽率更李嗣真張懷瓘韋蘇州韓昌黎諸公並稱其古妙無異議者迨歐陽文忠則疑自周宣至宋垂二千年理難獨存夫岫嶁之字岳麓之碑年代更遠尚在人間此不足疑一也程大昌則疑爲成王之物因左傳成有岐陽之蒐而宣王未必遠狩豐西今蒐岐遺鼓旣無經傳明文而帝王轍迹可西可東此不足疑二也至溫彥威馬定國劉仁本皆疑爲後周文帝所

作蓋因史大統十一年西狩岐陽之語故爾按古來能書如斯冰邕瑗無不著名豈有能書若此而不名乎況其詞尤非後周人口語蘇李虞褚歐陽近在唐初亦不遽爾昧昧此不足疑三也至鄭夾漈王順伯皆疑五季之後鼓亡其一雖經補入未知真僞然向傳師早有跋云數內第十鼓不類訪之民間得一鼓字半缺者較驗甚真乃易置以足其數此不足疑四也鄭復疑靖康之變未知何在王復疑世傳北去棄之濟河嘗考虞伯生嘗有記

云金人徙鼓而北藏於王宣撫宅迨集言於時宰  
乃得移置國學此不足疑五也予是以斷然從元  
和志之說而并以幸其俱存無僞焉嘗歎三代文  
字經秦火後至數千百年雖尊彝鼎敦之器出於  
山巖屋壁隴畝墟墓之間苟有款識文字學者尚  
當寶惜而稽攷之況石鼓爲帝王之文列膠庠之  
內豈僅如一器一物供耳目竒異之玩者哉謹記  
其由來以告夫世之嗜古者

書

上座主徐健菴先生書

某以詮才末學年未弱冠出應科舉之試不意獲  
受知於鉅公大人。廁名賢書榜發之日隨諸生後  
端拜堂下仰瞻風采心神肅然既而屢賜延接引  
之函丈之側温温乎其貌諄諄乎其訓詞又如日  
坐春風令人神懌由是入而告於親曰吾幸得師  
矣出而告於友曰吾幸得師矣即夢寐之間欣欣  
私喜曰吾真得師矣夫師豈易言哉古人重在三  
之誼並之於君親言親生之師成之君用而行之

其恩義一也。然某竊謂師道至今日亦稍雜矣。古之患，患人不知有師。今之患，患人知有師而究不知有師。夫師者以學術爲吾師也，以文章爲吾師也，以道德爲吾師也。今之人謾曰師耳，師耳於塾則有師，於郡縣長吏則有師，於鄉試之舉主則有師，於省試之舉主則有師，甚而權勢祿位之所在則亦有師。進而問所謂學術也，文章也，道德也，弟子固不以是求之師，師亦不以是求之弟子。然則師之爲師，將厪厪在奉羔贄雁納履執杖之文也。

哉。洙泗以上無論已。唐必有昌黎，而後李翱皇甫湜輩肯事之爲師。宋必有程朱，而後楊時游酢黃幹輩肯事之爲師。夫學術文章道德罕有能兼之者，得其一已可以爲師。今先生不止得其一也。文章不遜於昌黎，學術道德必本於洛閩，固兼舉其三矣。而又爲某鄉試之舉主，是爲師之道無乎不備。而某能不沾沾自喜乎。先生每進諸弟子於庭，示之以六經之微旨，潤之以諸子百家之芬芳，且勉以立身行己之誼。一日進誨，某曰：爲臣貴有勿

欺之忠。某退而自思，以爲少年新進，未有官守，勿欺在心，何裨於用？先生何乃以責某也？及退而讀史，宋寇準年十九登第，時崇尚老成，罷遣年少者，或教之增年，準不肯，曰：吾初進取，何敢欺君？又晏殊童年召試，見試題，曰：臣曾有作，乞別命題。雖易構文，不敢欺君。然後知所謂勿欺者，隨地可以自盡。先生固因某之少年新進而親切誨之也。某即愚，不肯敢不厚自砥礪奮發，以庶幾無負大君子之教育哉。承示宋元諸家經解，俱時師所未見，某

當曉夜窮研，以副明訓。其餘諸書，尚望次第以授，俾得卒業焉。

與顧梁汾書

扈蹕遄征，遠離知己。君留北闕，僕逐南雲，似螢炬之初分，如珪璋之乍判。柳青青於客舍，魂惻惻於河梁。繾綣之情，兄固有之，弟亦何能不爾也。惟是登封大典，曠代希逢，趣馬微勞，臣職已定。老父艾年，尚勤于役。渺予小子，敢憚前驅。況復王道蕩平，非同九折。天清氣朗，時值三秋。風伯驅塵，雨師灑

路千乘萬騎。馳驟風飈。豹轟蜺旌。蔽虧日月。雲門宛轉。與鴈唳而俱聞。鏡吹悠揚。隨漁歌以互荅。黃華分翠鳳之香。紫萼映紅雲之麗。僕手攜湘管。身佩吳刀。隨昌寓以侍衣。偕方明而夾轂。日覩顏之近。時親天語之溫。臣子光榮於斯至矣。雖霜花點鬢。時冒朝寒。星影入懷。長棲暮草。然但覺其歡欣。亦竟忘其勞勩也。若夫登岱宗之絕頂。齊魯皆青。涉河濟之波濤。魚龍可狎。金泥玉檢。秦篆依然。瓠子宣房。漢歌不遠。指匹練而吳趨在望。乘

枯槎而銀漢可通。此亦宇宙之神臯。河山之奧室也。雖無才藻。頗有賦心。旣而自念。身在屬車。豹尾之中。名屬綴衣。虎賁之列。尚敢與文學侍從。鋪羽獵而敘長楊也乎。至於鐵鎖橫江。金焦轟日。倚妙高之臺畔。訪瘞鶴之遺蹤。瓜步雄風。神鴉社鼓。揚州逸興。坐月吹簫。聽六代之鐘聲。半沈流水。望三山之雲影。時動褰裳。此亦可以興弔古之思。發遊仙之夢者矣。更有鶴林舊剎。甘露精藍。近海岳之幽偏。多老顛之遺墨。零縑斷素。雖不可求。薛碣牛

磨時有可問。此又僕所徘徊慨慕而不自已者也。及夫楚樹連雲。吳舫泊岸。牙檣錦纜。覺魚鳥之親人。青憶碧油。喜風花之媚客。梁溪幾曲。無異鑑湖。虎阜一拳。依稀靈岫。千章嘉樹。戶戶平泉。一領綠蓑。行行西塞。品名泉於蕭寺。聽鳥語於花溪。昔人所云茂林脩竹。清流激湍者。向於圖牒見之。今以耳目親之矣。且其土壤之美。風俗之醇。季札遺風。人多揖讓。言偃故里。士盡風流。稻蟹尊鱸。頗堪悅口。渚茶野釀。實足銷憂。而況林屋龍峰。布颿不斷。

金閭錫嶺。蘭楫可通。侍絳帳於崑岡。結芳鄰於吾子。平生師友。盡在茲邦。左挹洪厓。右拍浮丘。此僕來生之夙願。昔夢之常依者也。夫蘇軾志歸。思買田於陽羨。舜欽淪放。得築室於滄浪。人各有情。不能相強。使得爲清時之賀監。放浪江湖。亦何必學漢室之東方。浮沈金馬乎。儻異日者。脫屣宦塗。拂衣委巷。漁莊蟹舍。足我生涯。藥臼茶鐺。銷茲歲月。臯橋作客。石屋稱農。恒抱影於林泉。遂忘情於軒冕。是吾願也。然而不敢必也。悠悠此心。惟子知之。

故爲子言之。北風多厲，千萬眠食自愛。

與韓元少書

僕幼習科舉業，即時時竊喜爲古文詞，然不敢令師友見也。今幸出大匠之門，且與足下爲同年友。當古學振興之日，人思自奮，僕亦妄希著述以正有道。而作者林林，浩乎淵海，才單力弱，綆短汲深，尚同彭祖之觀井，惴惴惟恐失墜。而足下遽欲引之於十洲三島之間，以問五城十二樓之勝，其可得哉。惶恐惶恐，至所商明文選，僕頗得其梗槩，敢

爲足下陳之。明之爲代，近接宋元，則明之爲學，亦直承宋元諸儒之學。三百年間，追蹤大家者，約略得數人焉。宋潛溪經學醇正，故文有根柢，春容大雅，無蹶張叫囂之氣。自成清廟明堂之音，雖梵宇琳宮，多其碑碣，竺書道笈，無所不收。偶或牽率應酬，尚少持擇，然不足爲之病也。方遜志如黃河天落，直瀉萬里，而風激湍迴，正復淪漣綺激，是子瞻之後身也。至其不磨之氣節，涌現行墨間，又與文山疊山頡頏矣。楊東里平澹之中，饒有妙味。朱弦

疏越一唱三歎。颯颯乎多古意也。當時仁宗最喜永叔文字。而東里似之。主臣一德。髣髴可見。王伯安以天縱之奇才。加心學之獨得。故其爲文。如昆刀之切玉。快馬之所陣。爲天地間第一種快文。即其論學。有偏然而文自單行。功斯不朽矣。王遵巖學南豐。經術之氣溢於楮墨。寧迂而不徑。寧拙而不巧。如入宗廟庠序。所見無非瑚璉簠簋也。歸震川之文。源本性靈。取材經史。淘汰之功。良爲心苦。柳宗元云。本之太史。以著其潔。似足當之。雖斤斤

繩尺。而當其得意時。正復汪洋洸恣。故不得病其尺幅之狹耳。唐荆川如大鵬培風。游龍戲海。力量氣魄迥異尋常。世間無物可以天闕之者。至其文多偶比。是學昌黎原道原毀之文。而尚少變化。錢牧齋腹笥既富。文筆又長。援古證今。每發一端。便如餅水瀉地。迸注分流。惟深錮於朋黨之見。或有失實。而其爲璫禍諸君子誌傳之文。淋漓感慨。足裨史乘。然亦病其雜矣。大抵弘正以前。皆無意爲古文者也。以其學問之餘。溢爲鴻章巨製。嘉隆以



來有意爲古文者也。波瀾馳騁遠逼古人而未免有規摹之迹。他如劉青田王子充之雅潔李崆峒之雄古羅圭峰之僻澀羅念菴之醇茂趙浚谷之蒼莽王弇州之瑰奇雖非大家嫡系亦文壇之雄霸也。自此以外檜後無譏焉。愚見如此足下以爲然否。幸進而教我。

與梁藥亭書

僕少知操觚。即愛花間致語。以其言情入微。且音調鏗鏘。自然協律。唐詩非不整齊工麗。然置之紅

牙銀撥間。未免病其板楮矣。從來苦無善選。惟花間與中興絕妙詞。差能蘊藉。自草堂詞統諸選出。爲世膾炙。便陳陳相因。不意銅仙金掌中。竟有塵羹塗飯。而俗人動以當行本色。謂之能不齒冷哉。近得朱錫鬯詞綜一選。可稱善本。聞錫鬯所收詞集。凡百六十餘種。網羅之博。鑑別之精。真不易及。然愚意以爲吾人選書。不必務博。專取精詣傑出之彥。盡其所長。使其精神風致。涌現於楮墨之間。每選一家。雖多取至什至伯。無厭其餘諸家。不妨

竟以黃茅白葦槩從芟薙青瑣綠疏間粉黛三千  
然得飛燕玉環其餘顏色如土矣天下惟物之尤  
者斷不可放過耳江瑤柱入口而復咀嚼鮑魚馬  
肝有何味哉僕意欲有選如北宋之周清真蘇子  
瞻晏叔原張子野柳耆卿秦少游賀方回南宋之  
姜堯章辛幼安史邦卿高賓王程鉅夫陸務觀吳  
君持王聖與張叔夏諸人多取其詞彙爲一集餘  
則取其詞之至妙者附之不必人人有見也不知  
足下樂與我同事否有暇及此否處雀喧鳩鬧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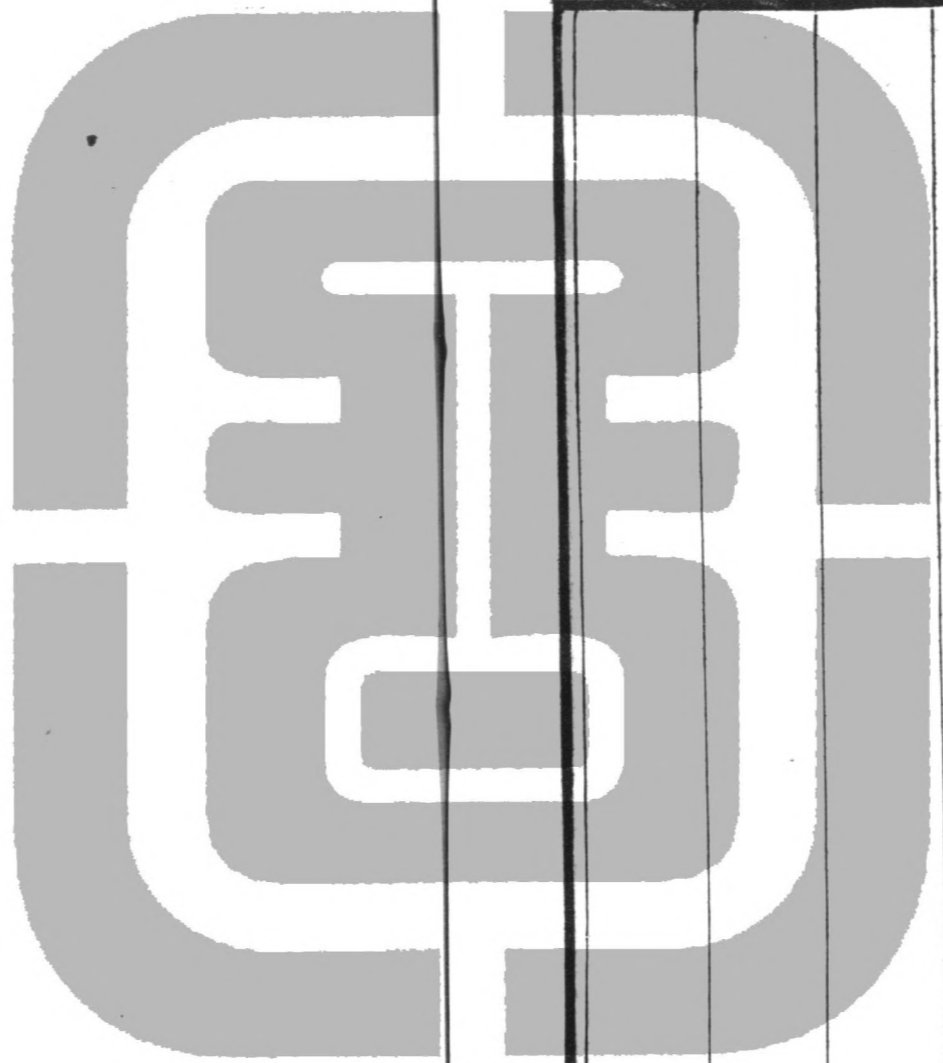
場而肯爲此冷澹生活亦韻事也望之望之

與某上人書

昨見過時天氣甚佳茗椀熏爐清談竟日頗以爲  
樂今便不可得已承示萬法歸一一歸何處令僕  
參取時即下一轉語曰萬法歸一一仍歸萬此僕  
實有所見非口頭禪也上人心有不契不復作荅  
僕亦畏豐干饒舌默默而退旣而思韓昌黎性喜  
闢佛然而凡爲諸上人作序必告之以吾儒之理  
亦以竺氏之教雖非而其徒皆吾萬物一體中人

也何忍竟擯而不與之言僕何人哉敢與昌黎比  
然而既與上人交則極欲上人之共知此理猶如  
人得美飲食而不與一父之子同享之豈情也哉  
自有天地以來有理即有數數起於一一與一對  
而爲二二積而成萬凡二便可見一便不可見故  
乾坤也陰陽也寒暑也晝夜也呼噏也皆可見者  
也一者何太極也欲指一物以爲太極即伏羲文  
王周公孔子之聖亦有所不能故周子曰無極而  
太極此無上妙諦也吾儒太極之理在物物之中

則知一之爲一即在萬法之中竺氏亦知有所爲  
太極者彼誤認太極爲一物而其教又主於空諸  
所有故并欲舉太極而空之所以有一歸何處之  
語不知物物具一太極一即在萬法中竺氏求空  
而反滯於有不如吾道之物物皆實而聲臭俱冥  
仍不礙於空也黃面瞿曇定不河漢吾言上人亦  
能再下一語否



筆記本

11

